

新安名族志

朱萬曙
胡益民 主編

徽學研究資料輯刊

〔明〕戴廷明 程尚寬等撰

新安名族志

朱萬曙 王平 何慶善 于石 點校
余國慶 萬正中 審訂

黃山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安名族志/(明)戴廷明,程尚宽等撰;朱万曙等点校. —合肥:
黄山书社,2007. 12

(徽学研究资料辑刊)

ISBN 978 - 7 - 80707 - 807 - 4

I. 新… II. ①戴…②朱… III. 家族 - 史料 - 徽州地区
IV. 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7450 号

书 名: 新安名族志
编 撰: (明) 戴廷明 程尚宽
点 校: 朱万曙等
出 版: 黄山书社
责任编辑: 韩开元
装帧设计: 丁明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6
字 数: 500 千 插页: 2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本項目得到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資助

國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基金資助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項目經費資助

安徽省財政廳專項經費資助

安徽大學「二一一工程」經費資助

「輯刊」編印說明

一、編印宗旨 文獻的系統搜集和整理，是從事任何一門學術研究的基礎；對於新興學科來說，這方面的工作尤顯迫切。與傳統學科相比，徽學是一門相當年輕的學科，大規模、成系統的資料建設工作尚剛剛起步。過去二十年間，文書文獻整理方面已有一些標誌性成果面世（如《徽州千年契約文書》等）；而對於價值甚高的徽州典籍文獻的整理，則尚亟待進行。有鑒於此，根據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的總體學術規劃，我們整理出版了這套旨在系統地收錄徽州典籍文獻的「輯刊」。

二、收錄範圍及整理形式 本輯刊所收著作，以其中徽學研究資料相對集中為總原則；時間以明清為主，兼及其他；整理形式一般為點校，間或收錄分類資料彙編等。擬視具體情況，分輯出版。三、編校體例及要求（一）本輯刊為讀本叢書，故一般以簡明為原則，不出繁瑣校記；（二）儘可能以存世最好的本子為工作底本，校以他本；（三）統一用規範的繁體字排印。具體原則為：甲、通假字一律保留；乙、人名及地名以原書為準；丙、異體字視具體情況酌情保留；丁、意義完全一樣的字，原則上不保留兩種字形。

明清時代的徽州，人文薈萃，著述如林。系統地整理這個地區數百年間與徽學相關的典籍，是一項相當艱巨的任務。我們懇切希望這項基礎性的工作能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並希望有關方面的專家對我們的工作予以批評和指導。

倪

倪始於唐堯時曰王倪者次子曰儀行父偃于東海佐禹治水有功封鄆侯子孫以鄆為氏後失國避仇改鄆為倪焉

休寧倪

仕在邑東南四十里其先宣城人曰玄鑑者仕瑯琊王管記參軍始遷新安傳數世曰

壽宣和中為尚書左司郎中曰注始遷休寧赤垣子孫蕃盛遂名其地曰倪于注傳十一世曰機生文虎文虎生良弼皆以經學教授鄉里良弼生仕毅為時碩儒著有四書輯釋歷代帝王傳授圖說易鏡等集孝者稱道川先生生三子長曰尚綱為黟縣李教諭次曰尚德洪武中奉明經弗就季曰

尚誼嘗師于趙東山

大田五鎮

在邑南五十里世出唐兵部尚書康民公之後民之三世曰琬偕子曰彥齡彥

桂彥良彥注于休陽赤坵桂之八世孫曰本初自赤坵遷大田瀛川初之七世孫曰士安樂善好

新安名族志跋

惟天生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其族之所
由來乎嘗稽春秋之中或以字或以官或以
以謚或以邑其族之所由名乎載觀諸史
有年表有本紀有世家有列傳其名族之
所由志乎夫新安名族志志吾徽六邑之
名族者也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
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以

整理前言

徽州是一個宗族結構傳統嚴密且沿續得相當長久的地方。清人趙吉士在《寄園寄所寄》中曾經這樣描述道：「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絕無一雜姓攬入者，其風最爲近古。出入齒讓，姓名有宗祠統之；歲時伏臘，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禮》，彬彬合度。父老嘗謂：『大新安有數種風俗勝於他邑：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禮》，彬彬合度；二、千載之譜系，絲毫不紊。』伴隨着宗族意識的不斷強化，祠堂隨處可見，譜牒數量衆多，而記錄和反映徽州宗族歷史和現狀的文獻也應運而生，《新安名族志》就是這一文化背景下的產物。文取各藏一略。

二冊本 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南京圖書館、浙江圖書館、
基本冊、版本與編纂過程

四冊本 國家圖書館藏二略、民言堂藏「中央圖書館」藏本一略。其內容與基本冊
《新安名族志》的版本，據我們初步調查，二共有十二種：它們都是分爲上卷和下卷，或前集和後集，但各本間的篇幅却有較大差異。現存本中有八冊、四冊和二冊三

種；
八冊本 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各藏一部^①；
四冊本 國家圖書館藏二部；另有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本一部^②，其內容與該本

基本相同；
二冊本 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南京圖書館、浙江圖書館、
安徽省圖書館、日本洋文庫各藏一部。

這幾種本子的結構框架是一致的，都是按照姓氏——縣名——村鎮名為序編排的。

但是，它們之間的文字差異却很大。幾乎每個本子之間都有或大或小的差異。在二冊本里，北京師範大學藏本和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的差異比較大；四冊本與二冊本有明顯差異；而八冊本的文字比四冊本多出三分之一。如此多而大的文字差異在現存的古籍中是很少見的。這就牽涉到該書的編纂和刊刻過程問題。

關於《新安名族志》的編纂過程，日本學者多賀秋五郎氏在其《關於〈新安名族

卷。

① 河北大學圖書館選藏有該書手抄本一部，分爲八卷，疑即按八冊本鈔錄。

② 國家圖書館藏有該本縮微膠

志》①一文中進行了探討。他根據程尚寬的《新安名族志》引、《新安名族志》序等資料，認為它的成書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元代陳櫟（定宇）作《新安大族志》；二是嘉靖二十八年（公元一五四九）鄭佐對其加以增補續編，稱為《實錄新安世家》；三是嘉靖三十年（公元一五五一）程尚寬、戴廷明等人在鄭作的基礎上編集為《新安名族志》。對於多賀秋五郎的觀點，鄭力民曾經撰文提出不同的看法：其一，陳櫟并未作《新安大族志》，該書其實是由戴廷明等人編撰的；其二，不存在《實錄新安世家》這本書，這是多賀秋五郎望文生義的結果②。

多賀氏和鄭氏較早注意并討論《新安名族志》的編纂過程和版本問題，顯示了很强的學術敏感性。不過，由於他們當時閱讀條件有限，對於有的問題，認識還比較模糊，或者僅僅是依據有限的綫索進行推測。我們在對這部重要的徽學著作進行整理時，盡可能多地調查了該書及與之相關的《新安大族志》的版本情況，在這裡可對多賀氏和鄭氏討論的問題作進一步的討論。關於《新安大族志》，鄭力民氏從著錄情況和陳櫟的生卒

① 文見《徽州社會經濟史研究譯文集》，劉森譯，黃山書社一九八八年版。

② 鄭力民《新安大族志》

考辨——兼談《實錄新安世家》，分載《安徽史學》一九九三年第三期、一九九四年第三期。

年人手，作出了陳櫟并未撰寫該書的推斷。但是，就「陳撰元刊」提出的過程看，洪垣在序言里只是提出了陳定宇和《新安名族志》的關係，並沒有明確指出他撰有《新安大族志》，而程尚寬則直言「元儒陳定於編有《新安大族志》」。不過，類似洪垣說法的還有：（一）有的版本^①卷首有邵齡的序言，其中說道：「粵我古岡吳子，席珍黜麓……頃乃以是編者，爲定宇陳子懸衡於胡元，已苛瀛選，和溪諸子，綴毓於我代，猶歎遺珠。」（二）石龍山人王諷之序^②也說：「而諸君子雅意斯舉……則是豈不爲陳定宇之遺意哉！」（三）幾種著錄爲程尚寬撰的本子凡例均稱：「《名族志》因元儒陳定宇舊本而補輯之者也。」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師大圖書館藏本凡例則不同，稱：「本志，元儒陳定宇櫟著有《新安大族志》，惜未梓行，間見鈔本，疏略未備，且立例混於他郡姓名。今之採輯，惟著姓於吾新安有足徵者悉書之，其無考及遷徙外郡者遺之。」這里透露出一個信息：陳櫟確實曾經作有《新安大族志》，但是，在戴廷明等人採輯增補的時候，並沒有梓行。日本東洋文庫所藏的《新安大族志》，筆者得到了一個復印件，其刊刻簡陋，只是《新安大族志》二十八卷（公元一五四式）漢式機其賦以韻辭體論，詳錄《寶錄新安出卷》。

① 見於「東洋文庫」本以及臺灣「中央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縮微膠卷）藏本（新安名族志）。

② 同見於

名族志》的一個框架而已，但要認定它是元刊本却很困難。若說它是《名族志》的節錄本也不大可能，因為有了詳細的《名族志》，根本沒有必要再刊出一個節錄本。而且，其簡陋程度，遠不可能是節錄的結果。我們認為，程尚寬在《引》里的交待是合乎情理的：陳櫟確有一個《大族志》的稿本^①，「雙溪鄭公、覺山洪公因其遺編增益而梓布之」。戴廷明等人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大量的採集增補的工作，完成了《新安名族志》。

關於汪孟沚、戴廷明等人增補完成《新安名族志》的情況，鄭佐的序言說得很明白：「爲此編者，汪孟沚、戴廷明、方德卿、程子璇、王克和、吳信夫輩，獨廷明始終弗懈者。」看來，在這些編纂者里，戴廷明出力最多。汪、戴等人的編集該在嘉靖二十九年就刊刻問世，並且今天仍然可以見到，國家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的藏本都只有鄭佐的序言，這是它們被著錄爲汪、戴所撰的原因。

那麼，程尚寬爲什麼又要再行「續補」呢？是否僅僅是將汪、戴的勞動據爲己有呢？從全書的情況考察，并非如此。他在《引》里交代得很明白：「在鄭佐、洪垣梓布陳櫟的《大族志》後，」爲之採錄者，則始於祁之葉本靜，繼之以休之戴明輩，勤勤蒐輯，

^① 查《千頃堂書目》「譜系類」，陳櫟名下還有《希姓略》一卷，不知該書與《新安大族志》有無關係。

垂十年矣」這裏，他已經充分肯定了葉、戴等人的勞動。但是，他也指出，汪、戴之作存在着「閱其名家尚多缺略」的問題，其原因在於「情限於力之所弗及，而義睽於勢之所弗能」。因此，他纔「謹謀之六邑名公及諸同志者，仍其舊本而續補之，考其姓氏遷次而定之，校其訛謬出沒者而釐正之，約其正而歸之同」。顯然，他所說的「舊本」不是陳櫟的《大族志》，而是汪、戴完成的本子。

程尚寬在汪、戴舊本的基礎上的確增補了不少內容。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四冊本顯然是程尚寬增補的本子。因為該本卷首沒有鄭佐和洪垣的序言，却多出吳守教的跋（殘缺）和胡曉、邵齡、王諷、程光顯的序言以及程尚寬的《引》，而且比二冊本也多出不少內容。

(一) 姓氏的增加：增加了鄧、殷、徐、萬、嚴五姓。

(二) 各姓氏在各地的增加，如胡氏。

二冊本：歙·方塘——佳源——槐源·琶塘·胡村（有目無文）
四冊本：歙·方塘——佳源——槐源·琶塘·胡村（有目無文）
休寧·霞阜——剡溪（有目無文）
剡川——霞阜——剡溪（有目無文）

廷明等人的編纂改換成自己的編纂，而是的確做了「續補」的勞動。胡氏非簡單地將舊版一現存八冊本所補充的內容更爲豐富，同以胡氏爲例，歙縣增加了「路口」、「巖鎮忠臣廟前」、「潛口上市」、「潛口下市」、「塌田」五地，休寧增加了「演口」一地，婺源增加了「梅田」、「高安」兩地，另外有「橫槎」、「大坂」、「黃柏田」、「集賢坊」、「邑北」、「清華下街」、「大源口」、「平樂上村」八個有目無文的地名；績溪則增加了「東街」、「上川」兩地。該本與二冊和四冊本同地名的文字一樣，說明并非另外一個版本系統，而是在原來的基礎上增補的。其增補的部分，當亦是程尚寬或其他人所爲。

該書各本不僅文字有差異，在排列順序上也有差異。我們把國家圖書館和南京圖書館所藏的二冊本進行對照，就發現兩者的次序有差異，例如休寧程氏：

圖圖本： 漢口——會里——陪郭——閔口——富溪——陽村——鬲山——溪

頭——五城溪口——中澤——蓀田——浯田——芳關——北村——金川——率東

珠光——汪祁——臨溪——泰塘——仙林——富戴——蟾溪、汪干、山斗、西管（有目

無文）

南圖本： 漢口——塘尾——溪西——屯溪——東山斗——會里——山斗——陪

郭——閔口——富溪——陽村——鬲山——五城——溪頭——五城溪口——中澤——

蓀田——浣田——芳闈——北村——金川——率東——臨溪——泰塘（後殘缺一頁）

經比較後可以看出，南圖本多出「塘尾」「屯溪」二目，另又增加了「山斗」目，兩個「山斗」目下的內容則不同。至於次序，則完全打亂。這樣的情形，使我們對該書的刊刻過程做出一個推測：該書刊布以後，各宗族對本族的內容和次序都有一些要求，或者要求增刪，或者要求對次序進行調整，正如程尚寬所說「情限於力之所弗及，而義賸於勢之所弗能」，編纂者無力對各宗族的具體情況作出判斷，面對各宗族的不同要求，他們也難以應付。因此，該書不僅刊刻次數多，而每次刊刻都有內容的增刪和次序調整，從而導致了各刊本存諸多差異的現象。

至此，我們可以對《新安名族志》的編纂過程作如下的認識：元代陳櫟曾經有過一個未予「梓布」的《新安大族志》，鄭佐和洪垣將其刊刻；葉本靜、汪孟沚、戴廷明等人復以十年的時間進行了採輯、編纂工作，完成了《新安名族志》，於嘉靖二十九年刊刻；程尚寬認為這個本子還不够完善，又進行了「續補」，增補了大量的內容。此外，該本在刊刻過程中，可能因為各宗族的要求，存在着隨時增刪的情況，從而導致各本互有文字差異。

育文二、史料價值

《新安名族志》一書，至少系從將近八百種徽州家譜或宗譜中採錄資料而成^①，比起一家一姓的譜牒，其涉及面十分廣泛，所傳載的歷史人文信息也極為豐富，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一) 徽州各宗族遷入和繁衍的歷史記錄

徽州各宗族的遷入和繁衍，情形各別。《新安名族志》記錄了各個宗族遷入和繁衍的歷史。通過該書可以看出，徽州宗族的遷入大致為兩類：一為在本地為官，遂定居於此，例如程姓，《志》中說：「程出黃帝重黎之後……（程）普之後曰元譚，當永嘉之亂，佐瑯琊王起建業，為新安太守，有善政，民請留之，賜第於郡西之黃墩，遂世居焉。」又如柯姓，《志》中記載說：「宋隆興二年，曰萬三公者，任徽州教授，諸生熏其德，留居

^① 這是一個推測數字。書中有八百條左右內容詳細的宗族記錄，它們應該有成譜為依據。